



CREATION AND GRACE

• IN AUGUSTINE'S LITERAL MEANING •
OF GENESIS

创造与恩典

奥古斯丁《创世记字义解释》
中的神学人类学

陈 驯 ◎著



CREATION AND GRACE

— IN AUGUSTINE'S LITERAL MEANING —
OF GENESIS

创造与恩典

奥古斯丁《创世记字义解释》
中的神学人类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与恩典:奥古斯丁《创世记字义解释》中的神学人类学/陈驯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7

ISBN 978 - 7 - 80254 - 562 - 5

I. ①创… II ①陈… III ①神学 - 研究 IV ①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7067 号

创造与恩典

——奥古斯丁《创世记字义解释》中的神学人类学
陈 驯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 编辑: 赛 勤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60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4 - 562 - 5

定 价: 20.00 元

前　　言

奥古斯丁或许不是一个出色的系统作家。^① 一方面，奥古斯丁的确没有为后世留下一个系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另一方面，无可否认，读者非常容易从奥氏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作品中吸取神学和哲学营养。比如说，他的恩典的教义思想涉及他的许多作品，他的异彩纷呈的神学思想也大多出现在他的分散的讲章和书信中。奥古斯丁的许多书信和讲章广泛地涉及基督教教义神学，他一生勇敢面对基督教信仰的敏感问题，积极与异端辩论。在基督论(Christology)上与亚历山大神学家阿里乌(Arius)以及阿里乌派(Arianism)神学论争，反对阿里乌主义对耶稣神性的否认。在创造论(doctrine of creation)和恶(problems of evil)存在的问题上，奥古斯丁与摩尼教(Manichaenism)争论。在恩典论和人的自由意志(the grace of God and the free will of man)问题上，奥古

^① 比如，坡尔曼说：“奥古斯丁不是一个系统的作者……也许他尝试过写一部系统著作，但没有能如愿成功。”Polman 1961, 10

斯丁与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展开激烈斗争。而在教会论(ecclesiology)上，奥古斯丁反对多纳徒派(Donatism)。此外，奥古斯丁一生中还参与许多的争论，诸如灵魂的本质、未受洗婴儿的得救问题，以及复活的教义等等。在奥古斯丁去世后，他的神学思想、教义和学术精神被广为继承和发展。奥氏的教义和思想从他死后到漫长的中世纪里被逐渐系统化成为天主教的教义神学的主体。

奥古斯丁不是一个杰出的圣经注释学家，一些奥古斯丁的研究者甚至觉得奥古斯丁并不善于写《创世记》的注释，因为他并不擅长于圣经原文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他并不具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经文本游刃有余的研究能力。蒙哥马利(Montgomery)曾经这样描述奥古斯丁说：“奥古斯丁承认他自己在语言知识上的不足，奥古斯丁的希伯来文不好，他也不能游刃有余地使用希腊文。”^①泰勒(Talor)也曾有这样的话：“奥利金(Origen)是个有学问的远见卓识者，耶罗米(Jerome)是一个能熟练掌握三种语言的学者(‘three-tongued’ scholar)，但是奥古斯丁只对圣经笃信不疑，基本上活在经典里。奥古斯丁不认识希伯来文，因此他无法像注释家耶罗米那样从哲学的学问中深刻地理解圣经底本。这也是为什么奥古斯丁总是对耶罗米的高深博学和语言能力心

① 转引自 Grabowski 1948, 28

存敬畏。同时，奥古斯丁的希腊文也只是初级水平，当奥古斯丁在 401 年开始做《创世记》的注释工作时甚觉吃力……因此，奥古斯丁直到年老都谦虚地坚持阅读希腊文。”^① 奥古斯丁自己也曾说过：“我憎恶希腊文的学习……我很喜欢拉丁文。”^② 更有甚者，格里博斯基 (Grabowski) 指出奥古斯丁只能阅读希腊文本的拉丁文译本，希伯来文的不足导致奥古斯丁在注释《创世记》和《诗篇》的时候尤觉心酸，因为他无法更进深地获得圣经经文的字义和历史的解释。^③ 比如说，在解释灵魂的问题时，奥古斯丁不得不承认他无能阅读所有的文本内容，甚至无能获得清楚和确定的结论。^④

奥古斯丁一生笔耕不息，留世作品甚丰。他的丰富的思想散留在他的 113 本书、218 封书信和大约 800 篇的讲章中。^⑤ 《创世记字义解释》(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以下

① Taylor 1982a, 5 1982b, Vol I, 220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奥古斯丁在解释《创世记》的过程中也参考一些新约的内容，比如《约翰福音》和保罗书信，因为他主张圣经在启示意义上是一个整体，可以互相参考起来阅读和解释。因此，有时希腊文对奥氏来说也是必要的工具。

② Conf 1 13 20 Trin 3 1 1

③ Grabowski 1948, 28

④ 见 LMG 6 29 40 (指 LMG 第六书、第二十九章、第四十节，此脚注范例全书同) 泰勒 (Taylor) 分析道：“奥古斯丁在阅读所有注释参考资料上的困难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文本作品的数量过大和复制上的难处，而且因为奥氏的希腊文的有限，在他写《创世记》注释的时候也是如此。” Taylor 1982b, Vol I, 271

⑤ Clark 1984, 50 但这个统计有时有点出入，比如说，另外一个学者 John Mahoney 指出奥古斯丁写的书超过 100 本，各具长短；至少有 200 封书信和 500 篇讲章传世。见 Mahoney 1982, 42

脚注以英文缩写为 LMG, 中文简写为《创字解》)是奥氏的重要作品之一。梵·富勒特仁 (Van Fleteren) 认为《创字解》是奥古斯丁仅有完成的主要圣经注释方面的学术作品。^① 中世纪早期的《创世记》注释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奥古斯丁对《创世记》的注释和理解。^②

本书选择奥古斯丁的《创字解》作为研究底本主要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创字解》是奥古斯丁的晚年作品,写作历经 15 年(从 401 年至 414/415 年),《创字解》已经被公认为奥氏思想中最成熟的作品之一。近现代的奥古斯丁的研究者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奥古斯丁一生的成熟作品有《三位一体论》(*On Trinity*, 399 – 422)、《论本性与恩典》(*On Nature and Grace*, 415)、《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413 – 427), 以及本书提到的《创字解》(*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401 – 414/415)。此外,《忏悔录》(*The Confessions*)是奥氏于 401 年完成,因此《创字解》中的许多神学观点可以被理解为是《忏悔录》的延续。同时《创字解》也是奥氏的创造论和神学的人类学在教义学上理解最为深刻的作品。

第二,创造论作为基本教义在奥氏的神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创字解》正是奥氏形成创造论的最原始的底本。《创世记》在整个旧约中包含了基督教神学的人类学所

① Van Fleteren 2001, 17

② Laistner 1953, 27 – 46 Kelly 2001, 189 – 196

基于的创世故事，而奥氏的《创字解》就是这些基本创世故事的解释。泰勒说：“从奥氏早期做义工到 387 年在米兰受洗再到后来成为北非希坡主教，对《创世记》中记载的创世叙事的解释一直是深藏在奥古斯丁心中的主要课题。”^①事实上，在第十二世纪，创造的教义曾经有过大的复兴，有一些神学大家热心从事创造论教义的解释，比如维克多的笏哥 (Hugo of St. Victor) 和郝诺里乌斯 (Honorus Augustodunensis) 都是奥古斯丁的热心跟随者，他们都认真地研究《创世记》的底本。^② 因而，在理解“上帝作为创造者”(God as the Creator) 以及创造的教义学解释时，《创字解》毫无疑问是最具有参考性和重要性的资料。^③ 的确，创造神学和上帝作为创造者的形象在《创字解》中被刻画出来。对创世的教义学研究而言，奥古斯丁的《创字解》确实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基督教创世的神学理论几乎决定了其他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的解释，换言之，没有创造论也就没有其他教义了。

第三，本书试图研究和理解文本字义解释的方法和基本原则以及字义解释法与其他圣经解释法的区别。就文本字义解释而言，《创字解》不仅是一个好的例子而且是奥氏作品的典范。这一点奥氏有别于其他古代神学家诸如特土良

① Taylor 1982a, 1

② Crouse 1989, 234

③ Studer 1997, 109

(Tertullian, 主要活动期为 196 – 212)、奥利金 (Origen, 约 185 – 254)、局普里昂 (Cyprian, 约 200 – 258)、耶罗米 (Jerome, 约 347 – 420) 以及安布罗休 (Ambrose, 约 339 – 397)。

在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中, 创造论是基础; 同时, 奥古斯丁还有“恩典博士”(doctor of grace)之美誉。所以, 本书研究奥氏《创世解》的目的还尝试解决创造论和恩典教义的关系。本书采用系统分析法 (the method of systematic analysis), 尝试提供奥古斯丁对“创造”与“恩典”的具体的定义和概念解释以及涉及的辨析内容。但本书不涉及一些属于奥氏宗教哲学 (religious philosophy) 范畴的争论课题诸如认识论 (epistemology)、宇宙论 (cosmology) 和本体论 (ontology) 以及哲学的人类学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的论争。因为本书主要从基督教教义学的角度去研究奥氏的思想, 而不是研究奥氏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想 (Neo – Platonism)。奥氏的中晚年作品《创世解》展示他对创造论和恩典教义的成熟理解。在这一点上, 本书理解奥古斯丁作为一个基督教教义学家 (a Christian dogmatist), 而不是理解他作为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 (a Neo – Platonist), 奥氏对圣经的信赖让他对世界和上帝的思想有了新的方向。^①

奥古斯丁已经被历世历代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研究, 但对

① Christian 1953, 25

他的《创字解》的研究的确不是特别多,尤其是关注他的神学注释学领域。1982年,约翰·哈蒙德·泰勒(John Hammond Taylor)首次发表了他对奥古斯丁的《创字解》(*De Genesi ad Litteram*)的英文译本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并写了一篇题为“奥古斯丁对《创世记》的研究”(*Augustine's Studies On Genesis*)的介绍文章,其中泰勒介绍了奥古斯丁的《创字解》的来龙去脉。在他的英文译本中,泰勒共做了1289个注解并提供了奥古斯丁的《创字解》的许多重要信息。根据这些注解,泰勒指出奥古斯丁的思想主要基于如下三个背景:首先是圣经(the Holy Scripture)特别是《创世记》、《诗篇》、使徒保罗的书信和福音书。其次是对古典非基督教哲学思想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第三是奥古斯丁同时代的文化、政治和宗教的环境以及奥氏自己的个人宗教经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泰勒对奥古斯丁的 *De Genesi ad litteram* 的英文译本依然是现在唯一的英文译本。^① 后来在1987年,泰勒还发表题为“*A Note on Augustine's De Genesi ad litteram 1. 20. 40.*”的文章,以充实他对奥氏《创字解》的介绍。在这篇文章中,泰勒(Taylor)主要是添加一些关于《创字解》的1书第20章40节内容的解释,因为这一段经文的确是模糊不清的。泰勒主要考虑这一章的英译是基于1506年阿玛巴克(Amerbach)的版

^① Eno1983, 740.

本。^① 泰勒使用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去理解奥古斯丁的象征和字义解释。比如说,对奥古斯丁来说,鸟通常象征虔诚的灵魂,翱翔于天际,鸟巢就是教会,鸟的翅膀象征着爱(charity),此三者养育着一个人成熟的信仰。^② 然而,青蛙在古典文学中却是象征一个人充满欲望且日益膨胀的愚蠢和野心。所以,泰勒指出,奥古斯丁审核底本的不同的解释和观点,同时他谨慎地顾及读者的感受,因为有许多不信仰基督者很是鄙视教会对圣经解释的模棱两可,甚至有许多人把教会当时推崇的圣经灵感说(Doctrine of Biblical Inspiration)嘲笑成为是无知和幼稚的学问。^③

除了奥古斯丁自己的《创字解》外,一些论及创造论和恩典教义的观点也在本书中被参考。比如,罗兰·特斯克(Roland J. Teske)也曾研究过奥古斯丁的创世记注释。在1991年他提到奥古斯丁的《创世记注释反对摩尼教》(*De Genesi contra Manichaeos*)对奥氏后来的《创字解》(*De Genesi ad litteram*)影响深远。^④ 同年,特斯克发表题为“奥古斯丁论创世记”(*Augustine on Genesis*)一文,另一位学者奥坎尼尔(O' Connell)曾经表扬特斯克的这篇文章,文称:“特斯克对奥古斯丁的介绍和注解无论在历史背景还是在奥氏的解释

① Taylor 1982b, Vol I, 231 – 1987, 563

② Conf 4 16 31;12 27 37

③ Taylor 1987, 563 – 566

④ Teske 1991a, 144 – 155

学方法和意图上都表达清晰。”^①2000 年, 特斯克在一篇书评中说:“奥古斯丁的《创字解》提供给《创世记》最初几章一个信仰的解释, 这些解释已经提供给早期教会一个基本的框架, 通过这个框架可以理解创造者、人以及世界的关系。奥古斯丁的《创世记注释反对摩尼教》(*De Genesi contra Manichaeos*)曾经被忽略, 但是最近被圣经学者重新关注, 不仅因为奥氏的《创字解》(*De Genesi ad litteram*)十二卷书代表了他的成熟观点, 而且因为相对而言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紧密关注奥古斯丁的思想发展状况。”^②很明显, 特斯克的话佐证了奥氏的《创字解》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从圣经解释学的角度来说, 奥道尼尔(O’Donnell)指出, 奥古斯丁的权威在于帮助读者进入一个更好的解释和更完整的理解圣经底本。^③ 在这个方面, 其他一些学者都很认同这样的评价, 诸如格林·麦克莱(Greene - McCreight)、柯尔万(Kirwan)、伯尔曼(Polman)、泰勒(Taylor), 威廉姆斯·T(Williams T.)等。从创造论的角度来看, 克努提拉(Knuutila)和威廉姆斯·R(Williams R.)都曾经清楚地描述过奥古斯丁的创造论思想。^④ 格拉布斯基(Grabowski)说:“奥古斯丁

① O’ Connell 1991, 223

② Teske 2000, 277

③ O’ Donnell 1991, 19

④ Williams R 1999, 251 – 254 Knuutila 2001, 103 – 115 Macdonald 2001, 71
- 90

在《创世记》注释的开始就明确地阐释了‘创造的三一论’(the Creating Trinity)思想。”^①据克罗斯(Crouse)的分析，奥古斯丁的《创世记》注释方法与圣经权威保持一致，因而他的创造论的教义主要基于使用字义意义解释权威的圣经底本。同时，奥氏的字义解释也参考了柏拉图的思辨法尤其是柏拉图的《泰米奥斯》(*Timaeus*)。的确，奥古斯丁总是参考柏拉图的思想以及努力推动柏拉图思想与圣经启示的结合。^②

然而，以诺(Eno)提醒我们说，奥古斯丁对那些使用《创世记》作为一本学科教科书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对宗教信仰的肯定性的破坏的人失去耐心。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早期引发的争论如今犹在耳边。比如说，上帝是一次创造了一切还是上帝仅仅创造了种子然后任其将来发展？必须确认，这样的问题与奥古斯丁对近现代进化论思想的预见没有丝毫关联。^③毫无疑问，以诺的观点只对那些试图理解和解释奥古斯丁创造论作为半理性(semi-reason)状态下的进化论神学思想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the doctrine of grace)的观点来看，罗明嘉(Miikka Ruokanen)认为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是基于“三一信条”(the Trinitarian dogma)；同时，他指出奥古

① Grabowski 1948, 19

② Crouse 1989, 230 – 231

③ Eno 1983, 740

斯丁的神学思想从始至终都是“上帝中心论”(theocentric)。

①吉尔生(Gilson)认为上帝是主权的善,他是自足的,因而上帝的一切赐予都是他自己随心所欲的、恩典无偿的。因而,他的每一个工作都是恩典。人并不需要获得生存的价值,因为要获得生存的价值之前,他或她必须先存在,^②此谓“恩典”。除了以上的这些文献综述外,本书还参考和使用其他更多零散的资料。为了正确把握奥古斯丁的创造论和恩典教义,本书将尽可能多地吸收现当代学者的研究。

本书的主体内容包括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尝试解决奥古斯丁的字义解释的内涵,比如为什么和怎样奥古斯丁采用字义解释法去写《创世记》注释。第二部分谈论“三一的创造者”(the Triune Creator)的本质以及创造的秩序。第三部分谈及神圣的护佑(Divine Providence),圣父创造直到今日和他对造物世界的认同。第四部分聚焦在探讨恩典的教义和人性论的问题诸如原罪、恩典的概念、人的自由等。

① Ruokanen 1991, 16 1993, 159

② Gilson 1961, 148

导　　读

奥古斯丁(354 - 430 年)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后一位教父,也是中世纪第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在基督教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奥古斯丁是一个承前启后者。他一生经历丰富、著作甚丰,是基督教思想史中的泰斗。他的神学思想效古代教父之精华、立正统神学思想之基石、集古典教义学与教会实践以及圣经注释于一体。为了反对异端,奥古斯丁一生多次尝试写《创世记》注释,但困难重重。《创世记字义解释》(*De Genesi ad Litteram/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是他大约用了 15 年的时间(401 - 415)才完成的心血力作,是他的晚年成熟之作,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神学注释学的佳作。

本书尝试从基督教教义学(Dogmaitics or Doctrinal Theology)的角度去探讨奥古斯丁的《创世记字义解释》(*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以下所有注解都以 LMG 为本书英语文本的缩写为准,中文简写为《创字解》)。本书使用系统神学分析法(The Method of Systematic Analysis)。

本书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章尝试讨论奥古斯丁在《创世记字义解释》中的主题和《创世记》字义解释(Literal

Interpretation) 的涵义。第二章分析奥氏在该书中关于“三一”的上帝(the Triune God), 其作为创造者(the Creator) 的意义以及创造的秩序(the orders of creation)。第三章讨论上帝创造之善工和恶存在的解释以及上帝对所有被造物的眷顾和神圣的护佑(God’s Divine Providence)。第四章主要涉及探讨上帝的恩典(the Grace of God) 作为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恩典不仅被理解为“三一”创造者对罪人的“赐予”(Bestowness), 恩典也可以被理解为“三一”上帝对人的善的意志(the Good Will of Man) 的保护, 恩典还可以被解释为上帝对这个不健康的世界(the Unhealthy World) 的医治能力。在最后一章中, 本书尝试给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学是基于“三一的上帝中心论”(Triune Theocentrism)。

本书至少重温和研究奥古斯丁的如下主要观点: 第一, 奥氏在宇宙论中强调“创造的三一论”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Creating Trinity)。第二, 奥氏注重一个善的上帝(the Good God) 创造了一个好的世界(Good Things)。第三, 奥氏相信创造是“三一”的创造者(the Triune Creator) 的恩典的行动(A Gracious Act), 一个创造的上帝现在依然正在工作。第四, 奥氏指出恩典的教义是基于一个完整的“三一论”(the whole Trinity), 因此, 恩典的赐予者也是同一个“三一”的创造者。最后, 本书经过分析后尝试指出奥氏不是一个普救论者(Universalist), 但奥氏的确在神学的人类学(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方面传递出他对人类一个积极的、希望的未来。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 在上帝的怜

恤和恩典以及信实的应许中，我们在复活的变化中联结一起，在这样的希望中我们活着，在上帝神圣的恩典的应许中，我们被更新创造。